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疾病類

**高宗患癘** 高宗壯年曾患癘，甫愈，醫云：「須養百日，元氣可復。」孝賢后聞之，每夕於上寢宮外居住，奉侍百日，滿後始回宮。

### 德宗多病

孝貞后寢天，德宗方一齡。內監寇連材深悉帝多病之原因，嘗曰：「人當幼時，無不有父母以親愛之，顧復其出入，料簡其飲食，體慰其寒燠，雖孤兒亦必有親友以撫之也。獨皇上無敢愛之，即醇邸福晉【醇親王妻，德宗之生母。】亦不得親近，蓋限於名分也。名分上可親愛皇上者，惟西太后一人，【即孝欽后。】然西太后又絕不以上為念，此帝所以多病也。」

### 孝貞后以微疾上賓

孝貞后崩之前一夕，以稍感風寒，微不適。翌晨召薛福辰請脈，【醫士為帝后診脈稱請脈。】福辰奏微疾不須服藥，侍者強之，不得已為疏一方，略用清熱發表之品而出。是日午後，福辰往謁閻敬銘，閻留與譚。日向夕，一戶部司員滿人某，持稿詣請畫諾。閻召之入，畫稿畢，某司員乃言：「出城時，城中喧傳東后上賓，已傳吉祥版矣。」【禁中謂棺曰吉祥版。】福辰大驚曰：「今晨尚請脈，不過小感風寒，肺氣略不舒暢耳，何至是？或西邊病有反覆，外間訛傳，以東西互易耶？」有頃，內府中人至，則噩耗果確矣。福辰乃大戚，曰：「天地間乃竟有此事！吾尚可在乎？」蓋福辰已以醫疾功，晉副都御史矣。自孝欽后寢疾，數日間，皆孝貞一人召見。於時左宗棠方長軍機，次晨入內，與同列語孝貞病狀，左頓足大聲曰：「吾昨早對時，上邊語言清朗周密，何嘗似有病者！即云暴疾，亦何至如此之速耶！」恭王在座，亟以他語亂之。未數日，出督兩江之命下矣。蓋內侍在旁詞察，已以左語入奏也。或曰：孝欽實誣以賄賣囑託，干預朝政，語頗激。孝貞不能忍，又以木訥不能與之辯，大悲，吞鼻煙壺自盡。其所以致疑者，則以孝貞之弟桂祥時遭人人宮問候也。

### 上海消暑之致疾

上海人煙稠密，居民不講衛生，其消暑法，一日可分為三截。午前烈日當窗，黑甜未足，炎歎萬丈，一呼一吸以承受之。午後則奔集於酒肆、茶寮、劇場、妓館，室不通風，復聚數□稠脂膩粉之輩，圍作肉屏風，以腐朽珍錯果腹。至夜而驅車於曠郊之夜花園，則入蘆棚、泥地、草亭，噉荷蘭水、冰其淋，樂此不疲，雞鳴未散。雖金鋼玉樹之身，亦將何以堪此！故夏令未終，痢疾大盛，赤痢尤多，□死其九。

### 因病借壽

淮安居民之有病者，每至醫藥罔效時，親戚戚友乃有借壽之舉。於是自結團體，往邑城隍廟拜禱，各願借壽一歲，以求延長病者之壽，俾其即日痊愈，得以治理未畢之家政。俗傳此舉定須□人，且必出於借者之自願，若由病家請託，或他人說合，則無驗。

### 身作曆本

青浦諸某，久嬰瘵疾，臥經歲矣。謂其族兄聯曰：「不意近今我身竟可作曆本看，每逢二□四節，無不先覺。」蓋時至而痛也。

### 杜開藩妻病後易態

乾隆丙戌，青浦杜開藩之妻得疾，死而復蘇，言語不可解，家人環立不相識。及愈，則紉績炊爨之事鮮有能者。越二□餘年始死。

### 鼠疫

同治初，滇中大亂，賊所到之處，殺人如麻，白骨盈野，通都大邑悉成邱墟。亂定，子遺之民稍稍復集，掃除骸骨而掩之，時則又有大疫。疫之將作也，其家之鼠無故自斃，或在牆壁中，或在承塵上，不及見，久而腐爛，聞其臭，鮮不病者。病皆驟起，其身先墳起一小塊，堅如石，色微紅，捫之極痛。俄而身熱譫語，或逾日死，或即日死，可以刀割去之。然此處甫割，彼處復起，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。

疫起鄉間，延及城市，一家有病者，則其左右□數家即遷移避之，踣於道路者無算，然卒不能免也。甚至闔門同盡，比戶皆然，小村聚中至絕無人跡焉。

### 瘴

甘肅多煙瘴，青海更多，至柴達木而尤甚。瘴有三種：其一，水土陰寒，冰雪凝沍，氣如最淡之曉霧，是為寒瘴。人觸之氣鬱腹脹，衣襟皆溼，飲其水則立瀉。其二，高亢之地，日色所蒸，土氣如薄雲覆其上，香如茶味而帶塵土氣，是為熱瘴。觸之氣喘而渴，面項發赤。其三，山險嶺惡，林深菁密，多毒蛇惡蝎，吐涎草際，雨淋日炙，漬土經久不散，每當天昏微雨，遠望之有光燦然，如落葉繽紛，嗅之其香噴鼻者，是為毒瘴。觸之眼眶微黑，鼻中奇癢，額端冷汗不止，衣襟溼如沾露，此瘴為最惡。三瘴又各分水旱二種：水瘴生於水，犯之易治；旱瘴生於陸，犯之難治。草地煙瘴，不似炎方之重，犯瘴倒地者，不忌鐵器，刀刺眉尖驗之，血色紅紫者，雖有重有輕，皆無恙，惟血帶黑者不可救。多食蔥蒜薑韭，可敵瘴；少食番產蔬蔬野味，可避瘴。行道者早飲酒，吸菸草，腰間佩有磁瓶革囊，凡煙酒辛辣藥散之屬，無不當備。然漢人至番地，從無不服水土。老商戶常稱鹽為人生食慣之品，草地水味大半鹹苦，雖不適口，然不至傷脾。又山中盛產百草，水為藥氣薰融，冷飲亦不致泄利。其最關係者，全在牛馬糞。牛馬不食腥穢，其矢質淨而無毒，不惟濃臭可解諸瘴，所爨熟食兼足健人脾胃。凡游牧山場，開墾盡屬良田，非特有天然之肥料，其瘴毒亦經其淘盡也。是以用牛馬糞代薪，不犯瘴氣，又可無水土不服之患。

### 蠱

南方行蠱，始於蠻僮，蓋彼族狂榛成俗，不通文化。異方人之作客閩、粵者，往往迷途入洞，中蠱而死。漳、汀之間較盛。蠱類不一，名亦各異。閩曰蠱鬼；粵曰藥鬼；粵西有藥思蠱，狀似灶雞蠱；滇蜀有金蠶蠱，又名食錦蠱。《五岳游草》載稻田蠱；《馮氏醫說》載魚蠱、雞蠱、鵝蠱、羊蠱、牛蠱、犬蠱、蜈蚣蠱、蜘蛛蠱、蜥蜴蠱、蛻蝦蠱、科斗蠱、馬蝗蠱、艸蠱、小兒蠱等稱。其造蠱之法，以百蟲置皿中，俾相咬食，存者為蠱。或云，蠱者，人取三蟲之類，蝦蟆、蜈蚣、蛇虺也，以器皿盛之，使其自相咬食，餘一存者名為蠱，而能變化。人以酒肉祭之，取出，放毒於飲食中，人中其毒，心悶腹痛，面目青黃，或唾雜鮮血，或下膿血。病人所食之物，皆化為蠱，侵蝕臟腑，蝕盡則死。急者□數日即死，緩者延歲月。死後，病氣流注，傳染於人，故謂之蠱症。或云，中蠱者面色青黃，為蛇蠱；面色赤黃，為蜥蜴蠱；面色青白，若內脹滿，吐出成科斗形者，為蝦蟆蠱；面色多青，或吐出如蛻蝦形者，為蛻蝦蠱。或云，南方蓄金蠶，蠶金色，食以蜀錦，取其糞置飲食中，毒人。或云，五月五日聚諸蟲毒之毒者，並真器內，自相吞食，最後獨存者曰蠱，有蛇蠱、蜥蜴蠱、蛻蝦蠱。視食者久暫，卜死者遲速。蠱成，先置食中，味增百倍。歸或數日，或經年，心腹絞痛而死。家中之物，皆潛移去。魂至其家，為之力役，猶虎之役佞也。其後夜出，有光耀如曳彗，是名飛蠱；光積生影，狀如生人，是名桃【一作挑】生；影積生形，能與人交，是名金蠶。於是任意所之，流毒鄉邑，殺人多者蠱益靈，家益富。蠱術公行，峒官潛知其狀，令巫作法厭之。取婦埋地中，出其首，澆蠟燃之，以召冤魂。魂不附，僮婦代鬼返罵，乃死，否則不能置之法也。

粵東之估，往贅粵西土州之寡婦，曰鬼妻，人弗娶也。估欲歸，必與要約，三年則下三年之蠱，五年則下五年之蠱，謂之定年藥。愆期，蠱發，膨脹而死；如期返，婦以藥解之，輒無恙。土州之婦，蓋以得粵東夫婿為榮，故其諺曰：「廣西有一留人洞，廣

東有一望夫山。」以蠱留人，人亦以蠱而留。

粵東諸山縣，人雜瑣蠻，亦往往蠱。有挑生鬼者，能於權量間，出則使輕而少，入則使重而多，以害商旅，蠱主必敬事之。投宿者，視其屋宇潔淨，無流塵蛛網，斯必挑生鬼所為。飲食先嚼甘草，毒中，則吐，復以甘草薑煎水飲之，乃無患。蠻村，不可不常攜甘草也。

凡下蠱，皆出於僮之婦，若瑤娘，則不能下蠱。蠱有鬼，曰藥鬼。藥鬼之所附，僮婦恆不得自繇，代代相傳，必使其蠱不絕以為神。其中於人得解者，或吐出生魚、生蝦、生鴨之屬，皆藥鬼為之。

滇中亦多蠱，有以藥成者，有自生者。某太史典試雲南，偶與內監試某觀察言及，觀察曰：「此易見耳。」翼日，告曰：「蠱起矣。」太史出視之，如放煙火。觀察曰：「貴人指之則落，星使何不試之？」太史指之，果墜。太史曰：「觀察亦貴矣，何獨屬我？」觀察曰：「非欽使不應也，省中惟巡撫、學政乃可耳。考官天使，故請試之。」

### 湖南苗婦有蠱術

湖南保靖南關外富戶姜正秀家，有雇工梁勝貴，勤苦誠樸，為姜所信用。某日，使往那洞守碾房，梁挈其妻吳氏同居。吳本苗女，夙有蠱術，凡蛇龜蠍蛙之屬，蓄臥榻下。初各一二頭，未一月，灶廁間皆蠕蠕而動。往來碾米者遂視為畏途，梁亦患之，累戒不悛。有人以其事告姜，姜懼，使人逐梁他徙。吳怒，披髮入姜宅，橫目視人，口喃喃誦符咒，指牛，牛死；指犬，犬斃；叱人，人病，惡蛇毒蟲滿室中。姜大恐，率家人羅拜於吳，求恕罪。吳許之，患始平。

### 麻瘋

粵多瘋人，患麻瘋者是也。市多瘋男女，行乞道旁，穢氣所觸，或小遺於道路間，最能染人。高、雷間，當盛夏時，風濤蒸毒，嵐瘴所乘，其人生瘋尤多，至以為祖瘡，弗之怪。當墟婦女，皆繫一花繡囊，多貯果物，牽人下馬獻之，無論老少估人，率稱之為同年，與之諧笑。有為《五藍號子》詩者，詩云：「垂垂腰下繡囊長，中有檳門花最香。一笑行人齊下騎，殷勤紫蟹與瓊漿。」蓋謂此也。是中染有瘋疾者□而五六。

凡男瘋不能賣於女，女瘋則可賣於男，一賣而瘋蟲即去，女復無疾。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，板橋茅店之間，數錢妖治，皆可怖畏，俗所謂過癩者也。瘋為大癩，雖繇溼熱所生，亦傳染之有自。故凡生瘋，則其家以小舟處之，多備衣糧，使之浮游海上，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，毋與人近。或為瘋人所捉而去，以厚賂遺之乃免。

粵東有麻瘋院，設於廣州城外，專養瘋人。患者既入內，不准入城。市有三蛇祛風酒，專祛風溼，然染疾太深者亦難見效。人家之買婢妾，雇乳婦，均須驗明有無麻瘋。其法，使其人處暗房中，以硝傾入火爐中燃之，如面色發青者無疾，面色如常則有疾，斷不可留也。

### 吳紹田好色染麻瘋

麻瘋之害，較楊梅尤烈。婦女罹此病者，往往遊行市上，搔首弄姿，惑諸少年，誘與之交，登徒子輒入其陷阱。桂林吳紹田，翩翩佳公子也，以其舅氏陳訓宦於廣州，因往依焉。一日薄暮，偶散步郊外，見女郎扶小婢，蹣跚道路。睨之而美，顧無人，人以游詞，笑不拒，但啟齒嫣然笑，姍姍去。吳為所惑，遙尾之，約半里許，入一巨第。吳徘徊瞻望，不敢遽入，密詢之鄰居，曰：「是某顯者家也。」吳悵惘若失。俄而婢出，招以手，即隨入。越數重門，達女室，則方明燭凝坐，若有所待，低聲曰：「惱郎久待矣。」因扯與並坐。室中各物，窮極奢麗，一切陳設多未睹，錦帳低垂，床上裊褥厚尺有咫。吳至是，惟自慚形穢，踟躕不自安。女笑謂婢曰：「若男子，羞瑟瑟，殆類小姑子。」顧謂吳曰：「子何前倨而後恭也？」吳曰：「我乃山野俚人，猥蒙不棄，恐污僊人，以是心不自安耳。」女笑曰：「君誠篤人也。」無何，就寢，宛然處子，吳亦護持周至。女忽於枕上潛然淚下，吳怪而問之，但泣不答。吳固詰之，女曰：「妾誠不忍見君死，用是悲耳。」吳詫曰：「是何言歟？」曰：「君不聞廣東麻瘋症耶？」吳大悟，既曰：「得親薙澤，即以一死報知己恩，可瞑目泉下矣。」女感其言，益嗚咽不成聲。漏三鼓，女曰：「君盍去，此難久留。」即起，送之出。吳歸，掩臥空齋，嗒然如喪。未幾，果病，一身盡潰爛，自分必死。初，其舅氏猶時一存問，繼則閉置一室，從窗外進食物，不過問矣。一夕，夜已深，忽奇渴呼茶，氣竭聲嘶，無應者，乃自起，匍匐暗中索之，忽觸一巨甕，捫之，滿貯酒，俯而牛飲，渴漸止，乃返身睡。次日，則遍身膿血盡成厚痂，揭之，隨手脫落，視膚肉，較昔日白嫩數倍。拔關出，奔告舅氏，述夜來狀。視甕中，則溺一蛇，長僅四五寸，有四足，始悟夜飲此酒而愈也。吳愈後，洩鄰媪，告女以不死，請續舊好。女曰：「吳郎，妾恩人，殆天佑之不死。桑中之約不可再，致意吳郎，但命媒妁來，妾誓嫁之，不遂，則以死殉。」吳喜，以商舅氏，轉託母家戚好致意女父母，並以事顛末告之，曰：「此天作之合也。」許之，遂以女嫁吳。

### 孔昭乾得狂疾

光緒丙戌，湘鄉曾惠敏公紀澤使俄歸，鑒京官之迂謬，不達外情，乃建議考試游歷官，專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，使游歐美列邦。試畢，□二人中選，游英、法者為寶應兵部主事劉啟彤、吳縣刑部主事孔昭乾、江陰工部主事陳熾唐、文登刑部主事李某。劉久客津海關署，習外事，眾皆奉為導師。孔乃曰：「我為散館庶常，豈反不如彼，而必聽命於彼乎？」隨行有兩譯人，一日，至意國境，船主號於眾曰：「明日有東行郵船往滬，有寄家書者，今日可書之。」於是皆具書報平安。次日晚餐，席次忽無牛肉，蓋西行浹旬，牛適罄之。孔謂劉曰：「船主私閱我家書矣。」劉詢故，孔曰：「我家不食牛肉已數代，自登舟至今，每飯皆牛，嘗不得飽。昨於家書中及之，茲忽無牛，是以知其閱我家書也。」劉笑曰：「船主未必識華文，閱信何為？況歐人以私拆人信為無私德乎，君何疑？」孔顧兩譯人謂劉曰：「彼，我國人，何以識洋字？安保船主不識華文耶？」及抵英，一日，游阿模司大礮廠，見有長三尺許之礮彈，孔問譯人，以砲彈對。孔怒曰：「爾以我為童騃耶？砲彈乃圓物，我幼即見之。此殆一小砲，何云砲彈？」又凡經游之地，至門，輒有冊請留名，孔必大書「翰林院庶吉士」。劉每阻之，孔謂為妒，大不懌。久之，病發矣。一日，忽具衣冠繒狀控劉，呈公使，大聲呼冤。公使不見。閱數日，竊吞同伴之鴉片膏半甌，復至庖覓冷飯半盂，咽而下之。夜半，斃焉。床頭有上公使遺書一通，略云：「劉曾引我至蠟人館，指所塑印度野蠻酷刑相示，謂將以此法殺我，故不如自盡耳。乞代奏伸冤。」孔死，公使乃奏請給卹如例。

### 張孝廉得狂疾

鄂垣張孝廉，名下士也，以事實近陰私，談者諱其名。先是，張婦逝世，悼亡詩文稿積數寸，同人群指為痴。既三年，納一妾，擬不再娶。戚尚以宗祧所在，強張委禽於某氏。某氏知其有妾也，已不懌。入門，妾以禮見主婦，抗不為禮，張入房，責之。某氏亦以先妾後妻責張。薄言逢怒，遂賦《終風》。張由是指天畫地，每日如癡人。百計醫治，卒莫效。嘗自言有老叟夜至，時以九具鏡箱持贈，促令開視，云箱中所有，皆前生事。張遂逐鏡試之，見第一箱揭影，辨得前生為紀文達公，第二為瀘溪知縣，第三為京師名妓，第四為乞兒，第五為南嶽苦行僧，第六為歙縣孝廉，早卒，第七八皆童孺，至第九則今世矣。其箱中則現妻死已葬、繼妻與妾不和狀，本身氣惱成癡狀，忽將碗盞擲碎一一吞下狀，誤食毒菌，肢體青腫狀。又言癡一年便愈。凡過去事都驗，未來事亦由家人筆誌諸狀，以待印證。明年，癡果愈。適春闈在邇，部署入場，竟中式，授知縣。越年，張文襄公之洞調兩江，督兵防海，鄂督募練兵，與敵戰。張亦起辦團練，領鄉軍，數戰皆捷。復募兵萬人，往來長江上下游為接應。時東南諸省糜爛已甚，與夢中所現各事皆吻合，究不識其夢境變幻何如是之真也。

### 某制軍弟得狂疾

某制軍之弟某，有幹才。一日，往省其兄，晚食時，責制軍昏憤，謂將來恐招滅族之禍。制軍恚而入。次晨，某不別而行，竟附輪歸矣。制軍亦聽之。既而發電告以已為其覓有保舉，恐特旨即日見召。時某尚在途，瞥見電有特旨二字，驚駭以為禍作，矢溺齊下，旋忽躍入水中而死。

### 李瘋子罵人

光緒間，京師有婦人李氏者，年六□許，群呼為李瘋子。好罵人，輒於清晨，提一籃游於市，且行且罵，朝政民俗一一指陳，無稍諱。群兒輒尾之。初為步軍統領所逮，致之獄，撻之不懼，久乃釋之。市肆爭施以錢，且有為之具飯者。得錢多，則以之建廟。廟凡七，皆延僧主之，而行罵如故。遇冠蓋於途，聲益高，入人家則又和顏款接，不類有疾者。

### 陳蘭堂得異疾

陳蘭堂吧嚙以詩、字鳴於嘉、道間，晚年得異疾，口瘡，手足痿痺不仁，而心思耳目如常，見人輒淚下，即援筆為詩，輒得佳句。

### 阿桂得離魂病

阿桂，佚其姓，丹徒人，農家子也。年二□餘，已娶妻生子。某年冬，阿桂驟遭奇疾，終日咄咄，不飲亦不食。其妻憾之，百計求治，卒無效。一日晝寢，狀甚適，歷二小時許始寤，目灼灼四顧，口操魯音曰：「異哉！此何地也？我何由至此？」語畢，狂奔出門去。妻大駭，牽衣阻之。阿桂怒曰：「爾欲何為？我非此間人，留無益。」語畢，又奮身欲行。妻泣曰：「爾即病狂，何床頭人亦不識耶？」阿桂笑曰：「異哉，我安得有此黃臉婆！」妻益駭，曰：「然則爾何人？」曰：「我李某，山東人也。既不識我，何認我為夫？」妻曰：「爾名阿桂，我為爾妻，此間人孰不知者。」又指其三歲兒泣曰：「此牙牙學語者，我與爾所生之子也。爾即無結髮情，獨不念此一塊肉耶？」時村人群集，眾口一致，皆聽其妻之言，阿桂亦踟躕不能決。妻又曰：「爾如不信，盍窺鏡自視？」阿桂曰：「善。」甫對鏡，即噉然失聲曰：「異哉！今日之我，非昨日之我也。我之本來面目安在耶？」阿桂泣，妻亦泣。村人皆嘖嘖稱異，爭詢其故。阿桂曰：「我亦不審何以至此。頃在山東時，惟午睡耳。」妻及村人仍意其病後謔語，設辭以慰之曰：「既來之，姑少安毋躁。」阿桂搖首曰：「嘻，我家有一妻一妾，華屋數楹，藏書萬卷，此齷齪者安能一朝居耶！我去矣，後會有期。」語時，又奪門欲出，妻號泣隨之，掉頭不一顧。村人不得已，乃執而送之官。阿桂本不識字，初訊時，親書供狀，則洋洋千餘言，斐然可觀。此即離魂病，往往能以彼人之魂附於此人之身，阿桂殆其類耶？

### 外蒙易致寒疾

外蒙古各處，皆有漢人貿易，惟冬令苦寒，時有冷瘡中人，使人腿足腫潰。以馬腦髓敷治之，雖可漸愈，然亦多致殘廢。故漢人之初至其地者，必繫其袴帶，足亦不可常使貼地也。

### 眼病

眼病與種族至有關係，東亞人種之近視眼較西洋為多，以東亞國古種族舊也。加以近世事物之多，而東亞人之執業處事，又不知調護之法，近視眼之進步，其度更速。然此尚不足慮也，最可危者，則東亞最多之眼病，我國古名曰椒瘡、粟瘡，俗稱痧眼，西人曰托拉呵謨。日本此病亦最盛，曰顆粒性結膜炎，或目為國民病，而我國眼醫尚未知之。奉化某小學校，學生五□四人，而檢其患椒瘡、粟瘡者，多至□人。問其家族，則父母兄弟姊妹常苦眼病，且發赤眼。又以此病傳染最易，初時多不注意，及發覺，則病已甚重，且至失明。故美國海關檢疫令，凡東亞人上岸，必檢其眼者，即畏此耳。

### 楊秀清多服溫藥而瞽

粵寇喜服藥物，凡人參、高麗參、肉桂、鹿茸溫補之劑，隨處收求，並令謀人假充商販，兼赴各處購買。楊秀清以服溫劑過多，熱毒上沖，兩目俱瞽。

### 短視

丁藥園，名澎，仁和人，以詩名，與宋荔裳、施愚山、嚴灝亭輩稱「燕臺七子」。其讀書處曰攬雲樓。客至，輒梯而登，則見藥園伏案上，疑晝寢，迫而視之，方觀書，目去紙不及寸。驟昂首，又不辨誰某。客嘲之，藥園戲持杖逐客，客匿屏後，誤逐其僕，藥園婦聞之大笑。一夕娶姬，藥園逼視光麗，心喜甚，出與客賦定情詩。夜半披幃，薌澤襲人，姬卒無語。詰旦視之，爨下婢也，知為婦所給，則又大笑。每日晨入東省，侍郎李爽棠從東出，藥園從中人，瞠目相視。侍郎遣驛卒問訊，藥園趨謝，侍郎笑曰：「是公耶？吾知公短視，奚謝為！」又乾隆朝，某省知府某人都展觀，召對畢，頓首言：「臣猶有下忱。」上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臣有老母，臣來京，別母，母命臣必仰瞻聖顏，歸以告母。」上曰：「而目朕可。」曰：「臣短視。」曰：「攜眼鏡未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帶鏡目朕可。」某頓首遵旨。有頃，上曰：「審未？」曰：「審矣。」頓首謝恩出。上嘉其質直，未幾竟大用。

### 董文恭鼻有淤肉

乾、嘉間，大學士富陽董文恭公誥久居京師，鼻有淤肉，閉塞，氣不得通。每當嚴冬，入西華門，撲面風來，則張口迎之。或風甚氣逆，則小立暫喘。老年則上氣疾，至冬恆劇，亦鼻息不能轉運之故也。

### 海秀以患痘自刺鼻孔

海秀，滿洲人，幼患痘，左鼻壅塞，人多笑之。海伺母出，以佩刀刺鼻孔，血涿涿下，卒通其竅。時方七歲。父歎曰：「此何異符生之刺目也。」

### 鼻出煙蟲

咸豐初，祁宿藻陳臬湖北，時吸鴉片煙之風初盛，其禁亦至嚴，署中人無敢私吸者。獨刑幕徐某，年老癯久，吸食如故。豢一猴，冬能溫衾，夏能揮扇，酷愛之。徐吸煙時，猴恒蹲榻畔嗅煙氣。後徐以公事他出，猴癯起，疲憊，僵臥五日而斃，鼻中有黑物游出，如小蛇，蓋煙蟲也。徐歸，剖猴腹視之，則腹中蟲數百，蠕蠕而動，腸胃皆被齧穿，鼻中者僅其旁溢上行者也。或語徐曰：「君不戒吸，鼻中亦有煙蟲耳。」徐因此猛醒，亦即戒煙，然疲病如猴狀。祁命以猴腹煙蟲數條，焙焦研末，置藥中，使徐服之，不數日，癯竟斷。

### 繖病

俗謂臂短屈不能伸者為繖膀。端方署江督時，檄州縣致二人，送日本，習普通師範。有顧聽秋、成蘭徵二人往。蘭徵右臂拳曲，且折其一支，如懸贅然，作書畫蘭皆左手，故自號左腕生。一旦改服短衣窄袖，則右手不能舉，蓋繖病也。

### 鄭環之疾革回光

乾、嘉之際，武進鄭環以經學名宇內，躬行峻潔，志在經世。自以學成不得用，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，於兵政、海防、屯田尤詳切。人或勸且厭，鄭猶嘵嘵不已，蓋冀其偶一聽用也。嘉慶丙寅，卒於甘泉訓導官署。客或往唁，則見其朝衣冠端坐，持筆疾書。客大驚，問先至者，則曰：「以丑初疾革，浴畢，斂以公服。天始曙，忽起索紙筆，曰：『吾註《易》，有四卦未卒業，是以回光續成之。』」客坐候至酉，始擲筆長歎而瞑。急昇上狀，身已僵冷而卦註畢矣。

### 錢寶峰病革囈語

錢寶峰為花面中之老手，《蘆花蕩》、《長板坡》、《金雁橋》、《奪阿斗》，皆其著名之劇，而尤以扮《兒女英雄傳》之鄧九公為得俠士鹵莽情狀。光緒中，病革，囈語曰：「閻君召我演劇。」此事近妄，而都下盛傳其言。